

# 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的南海政策

杜曉軍

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三國不是南海爭端當事國，但在南海地區擁有深厚利益，在亞太地區擁有廣泛影響力。作為南海的北、西、南三個方向的大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正在積極“南下”、“東望”、“北上”，日益關注南海局勢發展，維護自己在本地區的利益。三個國家的戰略訴求並不相同，在南海地區發揮影響力的方式也各自相異。本章分析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三國的南海戰略及政策，尤其是 2013 年圍繞南海進行的政治、經濟、安全互動。

## 一、2013 年：日本南海政策激進之年

日本的南海政策從屬於它的整體外交戰略，服務於它的國家大戰略。中國學界有觀點認為日本缺乏大戰略，不過是憑藉美日同盟，甘當美國的馬前卒。這種說法多少帶有偏見。日本從來都不缺乏大戰略，只不過它對戰略的運用不似美國那樣自如，更多側重具體戰術的精緻化和完美化。

### (一) 日本大戰略下的南海問題

日本經歷了 20 多年的經濟不景氣後，國家實力相對衰落。冷戰結束以來日本多位首相都想恢復日本大國地位，尤其是 2012 年底安倍晉三上臺後，更是毫不掩飾日本大國夢想，對外高聲宣佈“日本回來了”。

#### 1. 日本大戰略

- (1) 修改憲法解釋，獲得集體自衛權。日本現行憲法是在美國指導下於 1946 年 11 月 3 日頒佈的。這部被稱為“和平憲法”的憲法，是對曾發動

侵略戰爭的日本一種懲戒。該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在“和平憲法”綱領下，在吉田茂“輕軍備、重經濟”路線中，日本經歷了戰後高速經濟成長，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一直保持到 2010 年年底。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很多政治家對日本“片肺”狀態（經濟巨人，政治侏儒）感到不滿，主張日本應該謀求成為政治大國甚至軍事大國。

在關於如何成為政治大國甚至軍事大國的爭論中，安倍主張進一步強化日美同盟，實現集體自衛權的解禁。安倍上臺以來，全力推動修改憲法解釋，獲得集體自衛權。

- (2) 平衡中國，維持日美共治亞太的格局。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甚至軍事大國，謀求維持在亞太地區的優勢地位，具體路徑是鞏固日美同盟，加深日美合作。從佐利克的“利益攸關方”到 G2，再到“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日本對中美接近保持高度警惕。日本曾擔心日美同盟過分緊密可能會被美國“纏住”（entrapped）；現在則更擔心可能會被美國“拋棄”（abandoned）。中美日之間動力（dynamic）變遷，推動日本決意制衡中國。日本的“消極勉強現實主義”正在向“積極自願現實主義”轉變。

## 2. 日本介入南海的動因

日本制衡中國需要抓手和支點，近幾年不斷升溫的南海成為日本關注的對象，介入南海成為日本牽制中國崛起的重要手段。日本介入南海主要以下幾個原因。

- (1) 航道安全關涉國家經濟命脈。南海是很多亞洲國家貿易往來的重要航道。日本進口原油的八成經由南海運輸，對外貿易的七成需要通過南海。如果南海局勢持續緊張最終導致航行安全受到威脅，日本的國民經濟將受到嚴重的打擊。
- (2) 阻礙中國進入印度洋。南海東連太平洋西接印度洋，是聯繫亞洲國家的最重要的海洋紐帶。日本疑懼中國在印度洋的積極作為，試圖利用介入南海問題加以阻止、遲滯中國在印度洋的挺進步伐。日本和印度

加強關係，共同阻遏中國是其利益共同點。

- (3) 南海問題可以和東海問題聯動。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可以給東海及釣魚島問題的解決樹立標杆。同菲律賓一樣，日本向國際社會大打釣魚島“悲情牌”，以期獲取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尤其是獲得美國協防釣魚島的承諾。

## (二) 日本介入南海的具體策略

日本介入南海問題，軟硬兼施。“軟”主要是利用多邊機制，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硬”主要是加強與部分南海爭端國的安全、軍事合作關係，幫助這些國家提升對抗中國的實力。

### 1. 軟制衡

- (1) 推動南海問題司法化、多邊化。2013 年 5 月 22 日，菲律賓外長德爾羅薩里奧 ( Albert F. Del Rosario ) 訪問日本，會晤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首相安倍晉三。德爾羅薩里奧訪日期間，菲律賓駐日本大使館網站發表一則聲明，稱“安倍首相表示日本政府支持菲律賓 1 月份提出的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仲裁，以澄清南海海洋區域和權益的提議，日本還承諾繼續支持菲律賓提升海上安全能力”。10 月 9 日，安倍在汶萊出席日本與東盟 ( ASEAN ) 十國峰會。針對南海問題，安倍聲稱“非常擔心中國欲強行改變現狀的動向。應該根據國際法解決問題”。會議期間，安倍與多位領導人進行會談。安倍對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表示，關於中菲南海島嶼主權問題，應該根據國際法和平解決。此外，安倍與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 ( Tony Abbott ) 和新西蘭總理約翰·基 ( John Key ) 各自的會談中都就南海問題展開討論，並就根據國際法解決問題的重要性達成一致，確認為亞太地區的穩定展開合作。
- (2) 編織對華戰略制衡網。日本不斷加強與南海爭端國，尤其是菲律賓和越南的關係。此外，還加強了與南海非爭端國的關係。對於爭端國，安倍以釣魚島問題作為交換：支持有關南海爭端國在南海的訴求，換取這些國家對日本在東海主張的支持；對於非爭端國，安倍以“中國威脅”和“航行自由”作為誘餌。2013 年一年間，安倍遍訪東盟十國，還訪

問了美國、蒙古和俄羅斯等國。所到之處大談南海問題與中國“威脅”。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也訪問了越南（9月）、印度（10月）、菲律賓（12月），推動海洋安全合作是每次訪問的重點內容。

除強化雙邊關係外，日本還借助多邊機制牽制中國。2013年9月24日，日本外務省召集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13國的負責人，首次舉辦以如何確保海上交通安全為主題的研討會。此舉旨在與南海及麻六甲海峽周邊各國加強合作，對“試圖在周邊海域擴大軍事影響力”的中國形成牽制。

安倍政權極力拉攏南海爭端國以及介入南海問題的域外大國，試圖以南海、東海問題為抓手，編織制衡中國的網路。安倍政權正在編織的這個網路，與當年麻生太郎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幾乎重合，只不過說服它國的藉口由“價值觀”轉向了“南海問題”和“東海問題”。

## 2. 硬制衡

- (1) 擴充聯合軍演的規模。日美軍事合作是日本牽制中國的核心手段。2013年1月22日，美日第8次“鐵拳”軍演在美國西海岸舉行，演習內容為聯合奪島，演習持續3周。這是在美國舉行的規模最大、日本自衛隊員參加人數最多、投放武器最多的聯合實戰演習。6月17~21日，日美聯合演習在宮崎縣新富町的航空自衛隊新田原基地進行。美國派出8架FA-18戰鬥機和大約120名隊員，日本航空自衛隊則派出F-4、F-2和F-15戰鬥機各4架參加演習。此次演習是6個月之內在新田原基地舉行的第六次聯合演習，且演習規模刷新歷史記錄。

日本還強化了與印度的軍事合作。2013年5月27~29日，印度總理辛格訪問日本，日印雙方決定由日本海上自衛隊和印度海軍頻繁實施定期聯合演習，以應對中國在海洋加大軍事影響力。

- (2) 向主要爭端國提供軍事援助。日本向部分南海爭端國提供軍事支援，幫助這些國家增強對抗中國的實力。其中，菲律賓是主要受援國。2013年5月22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與到訪東京的菲律賓外長德爾羅薩里奧舉行會談，雙方確認日本將加速制訂向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提供巡邏艇的計畫。7月27日安倍首相訪問馬尼拉時宣佈，日本以日元貸

款形式向菲律賓提供 10 艘海岸警衛隊巡邏艇，以及一系列發展援助和貸款。有分析認為，雖然這些巡邏艇不能改變南海的力量平衡，但是能夠喚醒菲律賓的海洋領土意識，裝備精良的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將說明日本在南海監視中國，實現在南海的戰略目標。

越南是另一個重點受援對象。日本政府與越南政府間的首次海洋安全保障會議於 2013 年 5 月在越南河內舉行。日本政府建議越南政府將越南的海上警員從越南人民軍中分離出來，從而實現日本海上巡邏艇向越南的出口。日本計畫用政府開發援助（ODA）的方式，向越南出口 1000 噸以上的高性能海上巡邏艇。日本政府借此強化日越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緊密合作，稱“要與越南聯合對抗中國在南海的維權行動”。

- (3) 爭取使用爭端國的軍事基地。2013 年 6 月 27 日，菲律賓國防部長加斯明（Voltaire T. Gazmin）表示，菲律賓正在考慮向美國和日本更大程度地開放其軍事基地。法新社報導說，菲律賓當局正在制定一項初步計畫，以允許美軍更長時間地進駐菲律賓軍事基地，這一計畫同樣也可能適用於日本自衛隊。

9 月 16 日，日本外相小野寺五典訪問河內。在與越南國防部長馮光青（Phung Quang Thanh）舉行會談後，小野寺訪問了金蘭灣，成為 1976 年越南統一以來首個訪問金蘭灣海軍基地的日本政府人士。越南同意美國艦艇在金蘭灣海軍基地駐泊維修，基於此，小野寺提出日越就包括自衛隊訓練艦入港等事宜展開研究。

### 三、結論

日本介入南海的急切心態不亞於美國。日本介入南海，既是追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進一步強化日美同盟的重要體現，也是制衡中國、維持自己亞太地區優勢地位的重要手段。2013 年，日本通過軟、硬兩種手段全面加快了介入南海的步伐，為南海問題的最終解決設置了更多障礙。

## 二、2013 年：印度南海政策轉折之年

印度是印度洋地區最重要的國家。海洋方面，印度長期以來更多關注印度洋事務。印度雖在南海擁有利益，但並未像美國和日本那樣深入介入南海問題。隨著南海問題日漸升溫，印度對南海的關注程度逐漸提升，對南海問題的介入也較此前有所深入。

## (一) 印度介入南海問題的戰略動因

印度對南海問題加深關注，主要目標是中國，根本原因是印度與中國的競爭關係。如同美國和日本一樣，印度想利用南海問題作為牽制中國的一張牌。

### 1. 內部動力：疑懼中國在印度洋 - 南亞地區發揮影響力

印度和中國在 1962 年曾發生邊境戰爭，印度的慘敗經歷促使其始終保持對中國的警惕。尤其是隨著中國崛起的速度明顯超過印度，印度對中國的戒心更加強烈。

印度對中巴關係進展表示憂慮。印度和巴基斯坦在領土問題上存有巨大爭議，但中國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的朋友。2013 年 5 月，李克強總理訪問巴基斯坦時，承諾中國政府幫助巴基斯坦在巴控喀什米爾地區建設基礎設施，印度對此表示“強烈保留”。

印度對中國進入印度洋極為關切。學界把中國在印度洋的作為稱作“珍珠鏈”戰略。“珍珠鏈”戰略是在 2005 年美國國會一份報告書首次被提出來的。日本學者上野英詞將“珍珠鏈”戰略解釋為：“為確保從中東、波斯灣到中國超過 1 萬公里長的海路沿線的戰略據點，中國展開的一系列外交、軍事措施的總稱”。2011 年 7 月，中國大洋協會獲得國際海底管理局（ISA）的批准，在位於西南印度洋的國際海底區域內，獲得 1 萬平方公里勘探礦區。印度對此高度警惕，擔心中國可能利用南海作為支點進一步向印度洋擴張（spill-over）勢力。

### 2. 外部驅動：其他域外大國的支持和拉攏

印度對南海事務的介入一直持有矛盾心態，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2010 年宣佈南海關涉美國利益後，印度立刻呼應美國立場，呼籲和平解決爭端和確保南海航行自由。尤其是 2013 年年

中，印度的南海政策發生巨大轉變。其主要原因是美國表態支援印度在太平洋地區發揮更大影響力。2013 年 6 月 1 日，時任國防部長萊昂·帕內塔（Leon Panetta）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時表示，“印度作為一個穩定的國家，在擴大印度洋-太平洋貿易和交通方面發揮著作用。美國認為印度提升軍事能力對於上述地區的安全是值得歡迎的貢獻力量。”

日本對印度的拉攏是印度介入南海事務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日本和印度都著眼於牽制中國崛起，維護南海“航行自由與安全”。日本非常重視其在南海-印度洋的安全利益。日本設想以日美同盟為支點，加強與“印度-太平洋”周邊“二等國家 / 搖擺國家”（secondary powers / swing states）的關係，其中印度是其重點接觸物件。印度投桃報李：在印度“東望”（Look East）政策中，日本的地位正在被提升到戰略高度。<sup>22</sup> 日本認為南海問題上印度佔據關鍵地位，<sup>23</sup> 日印戰略關係對於牽制中國具有關鍵意義。

## (二) 印度的南海政策

南海在印度國家整體戰略中的地位正在提升。印度對南海事務的介入，主要集中在政治手段和經濟手段，具體體現在加強與域內外有關國家政治關係和經濟聯繫。

### 1. 印度“東望”政策中的南海

印度於 1990 年提出“東望”政策。以“東望”的著眼點論之，該項政策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聚焦於東盟（ASEAN）國家，第二階段則擴大到涵蓋澳大利亞和東亞國家。印度的“東望”並沒有止步於南海，東海也漸漸進入新德里的視野。無論在哪個階段，印度“東望”的目的主要是獲得經濟利益，推進本國與東部國家的經濟合作，安全領域的合作則較為有限。隨著 2011 年後南海局勢升溫，印度對南海的關注度加大。2011 年 10 月 12 日，印度國營石油和天然氣公司與越南石油天然氣公司簽署了石油業合作協定，合同期限為 3 年。印度這一行為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彈。此外，印度還一直為越南提升海軍和空軍軍力提供幫助，旨在幫助越南削弱中國在南海軍事優勢。但是，印度政府認為印越關係的強化並不是為了平衡中國，而是貫徹本國的“東望”政策。對此，有印度學者辯解道，印度

強化與南海爭端國越南關係的行為，類似於中國把巴基斯坦當做“貓爪”（cat's paw），在南亞地區抗衡印度。

## 2. 強化與爭端國的關係

在雙邊關係領域，印度與越南 - 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越來越強硬的國家 - 關係的強化最引人注目。2013年6月初，印度派出“薩特普拉”號導彈護衛艦、“沙克蒂”號遠洋補給艦、“蘭維傑伊”號驅逐艦和“科赤”號護衛艦等四艘軍艦，搭載1200名軍官和水兵抵達越南峴港（Da Nang），同越南海軍在南海附近舉行聯合搜救演習。此前，這四艘軍艦已經訪問了馬來西亞巴生港（Klang），並在結束與越南的聯合搜救演習後訪問菲律賓馬尼拉港（Manila）。可見，印度艦隊此次四個訪問目的地中的三個國家都和中國在南海存在爭端。而在該艦隊起航前的不久，也就是5月22日，中國總理李克強剛剛結束了對印度的正式訪問。

越南投桃報李。2013年11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率領越南高級代表團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越南國防部副部長阮志咏高度評價此次訪問取得的成果。指出，越南需要印度以大國的身份支持並與越南分享有關地區安全和發展問題的觀點，同時在印度具有優勢的領域向越南提供幫助。而印度的“東望”政策十分需要位元元元於太平洋那邊的越南的支持。

## 3. 支援運用多邊機制解決南海爭議

印度支持運用多邊機制討論並解決南海爭議。2013年10月10日，第八屆東亞峰會（EAS）在汶萊召開。李克強總理演講時再次強調“南海爭議應由直接當事國通過協商談判和平解決”，時任印度總理辛格對中國的立場進行了“直接駁斥”：印度“歡迎建立擴大的東盟海洋論壇，以發展海洋觀念，強化現有的關涉海洋安全的國際法”；“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東盟國防部長擴大會議及其他相似的地區合作機制”可以管控亞洲大國間的競爭。

#### 4. 強化與其他域外大國的關係

對南海局勢影響力最大的域外大國是美國和日本。美國憑藉其戰後編織的“輻輳”(hub and spoke) 同盟體系，長期在亞太安全保障領域佔據優勢地位。奧巴馬政權正在實施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側重維護美國軍事優勢地位的同時，在經濟領域擴大影響力。日本則正相反，意欲在東南亞地區保持經濟影響力的同時，擴大自己在安全領域的發言權，南海問題成了日本的“試驗場”。在美、日同步介入南海事務的背景下，2013 年，印度加強了與美國和日本的雙邊及三邊合作。

2013 年 6 月 24 日，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 ( John Kerry ) 作為國務卿首次訪問印度，並同印度外交部長庫爾希德 ( Salman Khurshid ) 共同主持第四屆美印戰略對話 ( U.S.-India Strategic Dialogue ) 。雙方代表團就雙邊關係、地區局勢等多個議題展開深入對話。中國是美印雙邊會談的重點之一。中國此前“入侵”印度邊界及南海主張顯示出的“野心”成為美印共同關切的話題。

印日關係在 2013 年也達到進一步提升。5 月底，辛格訪問日本，旨在加強印日國防及安全合作。首腦會談期間，辛格積極回應安倍關於印度洋和太平洋“合流”的說法，指出，印度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穩定和繁榮方面擁有重大利害關係。印度洋-太平洋海上交通線的暢通對印度和日本都至關重要。

在不斷表達自己在印度洋 - 太平洋擁有重大利益、不斷強化與美國和日本的雙邊關係外，印度與美國、日本的三邊合作也在穩步推進。美、日、印三邊官方對話自 2011 年 12 月在華盛頓啟動後，2012 年 4 月和 10 月又分別在東京和新德里舉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時隔不過半年，2013 年 5 月 1 日，美、日、印舉行第四次雙邊會談，矛頭直指中國。同時，同年 5 月，美、日、印還在東京舉行第十次二軌戰略對話 ( Track Two Strategic Dialogue ) ，與會代表對中國針對印度“主權”及日本“控制權”的擴大的軍事行為表示關切，敦促美國在亞太地區建立一個有效的多邊機制，敦促美日印三國政府在亞洲領土爭端上保持清晰和一致的立場。

### (三)結論

2013 年，印度對華政策轉向強硬，這也體現在印度的南海政策上。印度對華強硬，直接原因是中國 2013 年 4 月在中印邊界的作為，根本原因依然是中國崛起造成印度的恐慌和不安。尤其是在美國的鼓勵和日本的拉攏之下，印度把中國確定為戰略對手的姿態愈發明顯，印度介入南海事務越來越成為印度牽制中國的手段。

## 三、2013 年：澳大利亞南海政策穩推之年

2013 年，澳大利亞政壇較為動盪。6 月 27 日，陸克文 ( Kevin Michael Rudd ) 在被吉拉德 ( Julia Gillard ) 趕下臺三年後重返總理職務，但僅僅 70 天后，9 月 7 日，阿博特 ( Tony Abbott ) 在大選中擊敗陸克文，成為澳大利亞第 29 任政府總理。

阿博特率領的保守聯盟競選期間展現重視“亞太 - 印度洋” ( Asia Pacific-India Ocean ) 的姿態。在吉拉德 6 月 27 日下臺前，勞動黨政權於 2013 年 5 月發表了《2013 國防白皮書》。該白皮書非常重視亞洲，強調澳大利亞將進一步強化與“印度 - 太平洋”國家的關係。從勞動黨的“印度 - 太平洋”到保守聯盟的“亞太 - 印度洋”，可以看作保守聯盟蕭規曹隨，體現了澳大利亞在亞洲政策方面具有“超黨派共識”。

### (一)《2013 年國防白皮書》：“印度-太平洋”

2013 年 5 月，澳大利亞政府發佈了總長 148 頁的《2013 年國防白皮書》。吉拉德就此發表評論說，澳大利亞當前的國防形勢相比 2009 年有了巨大的變化。對於澳大利亞而言，一個和平的印度 - 太平洋地區環境以及最大限度合作的中美關係蘊藏著巨大的利益。吉拉德表示，對澳大利亞而言，中國不再是一個威脅，但澳大利亞“充分認識到中國正在改變所處地區的戰略秩序”。

澳大利亞堅持南海爭端不選邊站，強調依據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的立場，《2013 年國防白皮書》也體現了這一主張。“澳大利亞的戰略政策意圖”

一章，強調澳大利亞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領土和領海爭端，包括遵循國際法解決南海問題，防止武力衝突，維護地區海道的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澳大利亞支援區域共同體說明達成上述目標和減輕戰略風險，減輕誤判和誤算的機率。

## (二)阿博特政權的南海政策

相比工黨政權，阿博特領導的保守聯盟政權對亞洲的重視程度並沒有降低，且在強化澳美同盟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

### 1. 助陣美國亞太“再平衡”

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澳大利亞對美國的亞太戰略進行了積極呼應並提供了大力支持。澳大利亞允許美國在布里斯班、珀斯市、達爾文港、科科斯群島等四個不同地點設立美國軍事設施。2011年11月16日，時任總理吉拉德與到訪的美奧巴馬總統達成協議，從2012年年中開始，200至25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軍人進駐澳大利亞的達爾文（輪換制）。預計到2016年至2017年，美軍在澳大利亞的駐軍人數將增至2500人。

2013年7月19日，陸克文短暫執政期間，美國與澳大利亞舉辦的聯合軍事演習“護身軍刀2013”（Exercise Talisman Sabre）在南太平洋拉開帷幕。來自美澳兩國2.8萬名軍人參加此次美澳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雙邊軍事演習。

阿博特就任總理後，澳大利亞強化澳美關係的姿態更加顯著。2013年11月20日，美國和澳大利亞部長級定期磋商會議（“2+2”會議）在華盛頓舉行。美國國務卿克裡、國防部長哈格爾（Chuck Hagel）與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Julie Bishop）、防長大衛·約翰斯頓（David Johnston）舉行會晤，雙方簽署一項聲明，美澳將共同促進並擴大雙方在亞太和印度洋地區的軍事和安全領域合作，包括尋求擴大彈道導彈防禦系統方面的合作。

《澳大利亞人報》評論道，澳大利亞憑藉地理優勢，正在“時刻準備著”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軍事基地。

## 2. 與日本、印度加強合作

日本是澳大利亞在亞洲最重要的朋友。2013年6月20~21日，第八次日澳“一軌半”對話會議在東京舉行。雙方代表譴責中國“試圖用武力改變東海和南海現狀，給地區安全和繁榮造成嚴重威脅”。指出，日本和澳大利亞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國，應該共同支持美國在本地區的存在和勢力。

2013年10月14日，澳外長畢曉普訪問東京。在會晤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之前，畢曉普出席了在東京舉辦的記者招待會，表示，澳日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和戰略利益，兩國在民主自由、區域立場以及全球問題等方面有不少共同點，澳大利亞自然把日本作為在亞洲的最好朋友。畢曉普對日本尋求集體自衛權表示支持，並建議澳日應在強化區域性或全球性論壇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澳大利亞同印度防衛合作關係也進一步得到提升。2013年6月，印度國防部長安東尼（A. K. Antony）訪問坎培拉。印澳兩國發表聯合聲明，擬通過加強軍事人員交流、經常舉行防務對話以及2015年首次開展聯合海上軍演等方式，加強兩國雙邊防務與戰略合作。印度與澳大利亞還根據國際海洋法強調海上安全和航海自由問題。

## 3. 擴充海軍軍備，擴大海軍規模

2013年9月19日，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約翰斯頓對《澳大利亞人報》表示，保護澳大利亞北部和西部的大量能源項目以及到中日韓的出口運輸線，是阿博特政權的首要任務。保守聯盟政權希望為政府國防軍裝備高性能遠距離潛艇，用以援護其海面艦艇部隊，並專門為此將國防預算提升至占GDP兩個百分點水準。

## 4. 避免過分刺激中國，大搞平衡之術

澳大利亞在加強與其他南海域外大國關係的同時，在對華關係方面保持謹慎。與日本、印度相同的是，澳大利亞在南海擁有重大利益；但不同的是，澳大利亞與中國相距較遠，和中國沒有領土爭端。澳大利亞對中國崛起並不像日本和印度那樣反應強烈，南海問題是其關注的重點之一，但

澳大利亞意欲借助南海問題牽制中國的姿態並不明顯。相反，2013 年澳大利亞繼續協助美國進行亞太“再平衡”的同時，對澳中關係防衛合作也持積極態度。2013 年 12 月 3 日，防長約翰斯頓在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表示，要降低南海的緊張形勢需要有一套行為規範。澳方致力於鼓勵東盟國家和中國就在南海地區的行為規範達成協議，這是降低緊張形勢的一大關鍵步驟。同時，澳大利亞與中國加強國防聯繫的前景“良好”。

但是，澳大利亞的“平衡術”也難免刺激中國。2013 年 10 月 4 日，第五次美日澳三邊戰略對話部長級會議發表涉及東海、南海問題內容的聯合聲明，聲明稱，不允許任何單方面行動改變東海、南海局勢，針對中國的意味十分明顯。中國對這份聯合聲明提出批評，稱“美、日、澳彼此是盟友關係，但這不應成為介入領土主權爭議的藉口，否則只會使問題更加複雜化，損害各方利益。”聯合聲明發表幾天後訪問東京時，澳外長畢曉普既再次表達了澳大利亞加強與日本合作的立場，又稱澳日合作不會阻礙澳大利亞與中國的合作。上述表態顯示出澳大利亞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繼續探尋精緻的平衡術。

### (三) 結論

2013 年，澳大利亞全面加強了與南海各域外大國的關係，試圖在亞太地區發揮更大影響力。澳大利亞越來越擔心中國可能“威脅”南海航道安全、危及澳大利亞海上利益，對南海問題愈加重視。但澳大利亞不願刺激中國，而是試圖在中國與美國、日本、印度等國之間保持巧妙的平衡。

## 參考文獻

1. 翟慧霞：“日本從明治維新到二戰戰敗缺乏真正大戰略”，  
[http://www.haijiangzx.com/2013/dushuyueshi\\_0221/66921.html](http://www.haijiangzx.com/2013/dushuyueshi_0221/66921.html)。
2. 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008.
3. Shinzo Abe, “Japan is Back”, February 22, 2013, [http://www.mofa.go.jp/announce/pm/abe/us\\_20130222en.html](http://www.mofa.go.jp/announce/pm/abe/us_20130222en.html).
4. 「日本國憲法」、<http://www.h3.dion.ne.jp/~urutora/kenpoupeji.htm>。
5.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畫」、講談社、1993。
6. Michael J. Green, *Japan's Reluctant Realism: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in an Era of Uncertain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September 2003.
7.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Receives Foreign Secretary Albert Del Rosario”, May 24, 2013, <http://tokyo.philembassy.net/events/japanese-prime-minister-shinzo-abe-receives-foreign-secretary-albert-del-rosario/>.
8. 參見[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likeqiangfenghui/content-3/detail\\_2013\\_10/10/30202699\\_0.shtml](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likeqiangfenghui/content-3/detail_2013_10/10/30202699_0.shtml)。
9. “安倍在東盟會議期間大談南海”，《東方早報》，2013年10月10日。
10. 參見<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9/25/1075461.shtml>。
11. Julius Cesar, “Japan and Philippines align strategic interests”, *Asia Times*, March 14, 2013,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SEA-01-140313.html](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SEA-01-140313.html).
12. “Japanese defense chief visits Cam Ranh Bay naval base in Vietnam”, *Kyodo News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9, 2013,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news/kyodo-news-international/130917/japanese-defense-chief-visits-cam-ranh-bay-naval-base->.
13. See <http://www.independent.co.uk/voices/comment/is-india-worried-about-chinas-influence-in-south-asia-modis-first-foreign-trip-suggests-so-9544094.html>.
14. Ding Qingfen, “Trip strengthens ties with South Asian partner”, *China Daily*,

- May 24, 2013. See [http://usa.chinadaily.com.cn/epaper/2013-05/24/content\\_16528895.htm](http://usa.chinadaily.com.cn/epaper/2013-05/24/content_16528895.htm).
15. “India ignores China, holds drills with Japan navy”, May 26, 2013.
  16.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 ( PLAN ) の戰略」, 2013年9月30日, <http://ameblo.jp/rasloc/entry-11622680313.html>.
  17. 參見<http://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64/20110803/16683388.html>.
  18. Vembu, “China-India tensions now spill over into high seas”, September 1, 2011, <http://www.firstpost.com/world/china-india-tensions-now-spill-over-into-high-seas-74278.html>.
  19. Chietigi Bajpae, “Reaffirming India’s South China Sea Credentials”, The Diplomat, August 14, 2013.
  20. Chuck Hagel, Secretary of defense Speech, June 01, 2013.  
See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785>.
  21. 菊池努: 「インド太平洋の安全保障秩序とSwing Statesへの對應」、 「アジア ( 特に南シナ海・インド洋 ) における安全保障秩序」, 頁118。
  22. Rup Narayan Das, “India-Japan-China: India's fine balancing”, May 28, 2013.  
See <http://www.deccanherald.com/content/335003/india-japan-china-indias-fine.html#>.
  23. 長尾賢: 「南シナ海問題の鍵を握るインド」, 2014年5月22日, <http://www.tkfd.or.jp/eurasia/india/report.php?id=421>.
  24. “Why India-Japan strategic ties are critical in containing China”, January 24, 2014. See <http://www.rediff.com/news/column/why-india-japan-ties-are-critical-in-containing-china/20140124.htm>.
  25. Jyoti,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In its Second Phase”, Glob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 Volume 2, Number 1 (2013), p. 2.
  26. Sourabh Gupta, “Japan-India Strategic Ties: time to move beyond mere words”, PacNet Number 39, CSIS, June 6, 2013.
  27. Jason Miks, “India’s South China Sea Warning”, The Diplomat, September 18, 2011.

28. “India, Vietnam sign pact for oil explor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The Hindu, October 13, 2011.
29. Harsh V. Pant, “China Rises, India Ponders: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Gathers Momentum”, p. 3.
30. Nitin Gokhale, “India’s Quiet Counter-China Strategy”, The Diplomat, March 16, 2011.
31. Nitin Gokhale, “India Looks East”, The Diplomat, November 10, 2011.
32. “印越在南海舉行聯合演習 印媒稱為試探中國”，《環球時報》，2013年6月9日。
33. 參見<http://mil.news.sina.com.cn/2013-05-30/0924726406.html>。
34. 網易新聞，2013年11月26日，  
<http://news.163.com/13/1126/18/9EKI3CJI00014JB6.html>。
35. 新華網，2013年10月1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11/c\\_125510930.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11/c_125510930.htm)。
36. Zachary Kech, “India Rebukes Beijing on South China Sea”, The Diplomat, October 12, 2013.
37. “Prime Minister’s Statement at 8th East Asia Summit in Brunei Darussalam”,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October 10, 2013,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2305/Prime+Ministers+Statement+at+8th+East+Asia+Summit+in+Brunei+Darussalam+October+10+2013>.
38. 經濟領域的主要手段為推動達成《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39. Persis Khambatta, Guruamrit Khalsa, Samir Nair, “The 2013 U.S.-India Strategic Dialogu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June 21, 2013, <http://csis.org/publication/2013-us-india-strategic-dialogue>.
40. Amb. Hemant Krishan Singh, “South China Sea in Regional Politic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41. 參見<http://opinion.m4.cn/2013-07/1210815.shtml>。
42. 參見<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3-05/3905185.html>。

43. “Summary of Discussion”, U.S.-Japan-India Track Two Strategic Dialogue, May 17-19, 2013, Tokyo, Japan.
44. 「オーストラリア：超党派のアジア關與強化」，頁162。
45. 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5/03/c\\_115628698.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5/03/c_115628698.htm)。
46.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ce,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p.25.
47. 參見<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11-16/3465611.shtml>。
48. 參見<http://mil.sohu.com/20140630/n401568701.shtml>。
49. 參見<http://mil.huanqiu.com/gt/2013-07/2702699.html>。
50. 參見[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22/11137894\\_0.shtml](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22/11137894_0.shtml)。
51.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June 20-21, 2013, [https://www2.jiia.or.jp/en/pdf/conference/130620eng\\_the\\_8th\\_Japan-Austraria\\_Track1\\_5\\_Dialogue\\_policy\\_reccomendation.pdf#search=%27US+Japan+Australia+joint++October+2013%27](https://www2.jiia.or.jp/en/pdf/conference/130620eng_the_8th_Japan-Austraria_Track1_5_Dialogue_policy_reccomendation.pdf#search=%27US+Japan+Australia+joint++October+2013%27).
52. “Julie Bishop supports Japan on defence”, The Australian, October 16, 2013,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policy/julie-bishop-supports-japan-on-defence/story-fn59nm2j-1226740606904?nk=09d62efc6ea5ba5d33e3af8a611a7739>.
53. “Minister for Defence and India’s Minister of Defence – Joint Statement”, June 5, 2013, <http://www.minister.defence.gov.au/2013/06/05/minister-for-defence-and-indias-minister-of-defence-joint-statement-visit-of-mr-a-k-antony-defence-minister-of-india-to-australia-4-5-june-2013/>.
54. “Defending sea lanes 'a priority', says Defence Minister David Johnston”, The Australian, September 20, 2013,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national-affairs/policy/minister-moots-consistent-increase-in-navy-funding/story-fn59nm2j-1226723116984>. 或可見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9/4380124.html>。
55. Senator the Hon David Johnston, Minister for Defence Speech to ASPI Tuesday 3 December 2013, [https://www.aspi.org.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4/18454/](https://www.aspi.org.au/__data/assets/pdf_file/0004/18454/)